續文獻通考

治中守臣楊友張瓚因燒荒掩殺無辜遝變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衆類獨盛陽順陰逆畧肆侵噬花當則屢求添貢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遝北恐嚇中國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大學士丘濬以為狼子野心猶不可制欲于畿內增建四府以屯重兵是亦一策也　嘉靖戊午兵部郎中唐順之奉命查邊兵上疏云三衛夷人與諸邊異諸邊之夷必鬬之賊也三衛夷人則不然竊覘　文皇帝出塞皆因三衛為前鋒所謂以夷攻夷是以所向如意而　文皇帝亦嘗命吊厚犒之至于　累朝亦儘為不侵不叛之臣每用北虜之馬以獻而時時為中國陰詗北虜　累朝

亦豈金帛厚犒之後來邊臣與之力爭一馬一紵之利以失其心是以寇盜竊發至于攻城堡殺叅將而邊臣又不分逆順往往撲殺誘殺之是以激而導北虜殘中國皆邊臣不知大計不識 祖宗羈縻畜養之深意激之變生以馴致此極也由此言之北虜得三衛則足以蔽中國之耳目而資其嚮導以窺中國中國得三衛則足以奪北虜之嚮導而更為中國陰詷北虜蠢兹小醜宜無足論而邊境安危之機亦畧可見矣 陛下于貢馬常賜之外歲發三萬兩與薊鎮為撫夷費此 聖明矜包夷夏神謨英畧同 成祖者 今三衛雖資北虜結婚之勢而亦戀中國歲賚之利雖或被脅而[illegible]

虜以攻爲蠻賊亦每效順而逆哨中國以私求貨賄雖
或利北虜之內侵而拾其棄餘亦殊苦北虜之經過而
殘其部落所謂赤子蝪蛇勢未有定且我之邊備纖悉
必知而北虜信使無日不至三衞每夜不收到三衞酋
帳中無一次不見北虜使在其間此其事誠不可不深
長思也誠使督撫諸臣震兵威以奪其志捐財帛以結
其心時用秘計以携其交縱不能使之以夷攻夷亦可
使必爲我耳目而不爲賊嚮導此在邊臣知大計者方
畧何如耳御得其道徂詐作使此之謂也又臣竊見始
者北虜寇秋今寇春以至無時不寇往年之寛佃谷三
月則寇前年之黑谷關正月則寇昨年之流河口三月

則又寇嘗竊怪之以為北虜在沙漠之外又春月馬弱之時縱是疾馳不應至此及至薊鎮始得其說盖把都兒打來孫二虜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後收屬東夷而居其地遂巢穴遼薊間馬路不八九日而至墻下而屬夷一二不逞者又為之偵候嚮導是以遼之前屯薊之灤東其患日尋而不悉也夫中國之與夷狄辟如大家與盜賊為隣不慮其强而慮其近近則我之防備無休而彼之抵隙又便河流覚何之失可鑑也合令督撫諸臣羣議何計可以斷屬夷北虜之交何計可以隔遠北虜使不得非特入寇務求長算毋便目前庶邊境有金城之安而免于無蒋不備之困也

東勝

東勝衛在豐州之境洪武間置東勝左右衛命將統兵鎮之與大同降城等處相望　洪武辛巳冬議者謂孤遠難守遂改左衛立于永平右衛立于遵化縣而東勝以墟

內三關　在北直隸

內三關燕趙之境山後諸州地也左薊鎮右宣府枕輿
皇都是謂直隸三關曰居庸關隸薊州提督曰紫荆關曰倒馬關隸保定提督　欽差巡撫保定等處都御史一員駐保定　欽差巡按居庸等三關御史一員駐京師都指揮一員守備一員駐居庸又紫荆守備一員倒

馬守備一員白洋口守備一員浮圖峪守備一員居庸關馬步官軍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二千六十石新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兩餘丁承稔米三百三十石馬四百二十二匹東路𡐓道口等口一十三共馬步官軍一百七十八員名中路雙泉等口三十六共馬步官軍七百七十員名白洋口堡一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馬六十匹迤西六墩軍四十名西路栢峪等口三十七共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長峪城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紫荊關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八十六員名子粒米一千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匹馱鎗馬八十匹外一會自東而西河沿等口五十二共

馬步官軍一千三十七名內一會自西而東白石等口二十四共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三名浮圖峪口馬步官軍四十三名馬八十匹倒馬關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十三名子粒米一千六十石備冬騎操馬一百三十匹東北路周家等口六十六共馬步官軍四百九十七名西南路龍泉等口五十一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四十一名插箭嶺口常守官軍三百名　鄭端簡公云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爲居庸遮邏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八陵在焉外拒四海洎潮河川古北口去居庸不遠故居庸爲京師北門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郎札八兒導元

兵趨南口者紫金倒馬二關隘口旣多守備不能專內連眞定保定大名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東更順德廣平遂入齊魯下江淮

外三關 即山西三關

外三關者一曰鴈門一曰寧武一曰偏頭繞山西太原之境而拱大同欽差提督三關兼巡撫山西都御史一員駐太原府防秋移代州兵備副使一員駐代州鎮守山西兼提督三關副總兵一員駐寧武又代州叅將一員偏頭叅將一員北樓口遊擊一員老營堡遊擊將軍一員鴈門守備一員寧武守備一員偏頭守備一員廣武

守備一員平刑守備一員利民守備一員老營守備一員神池守備一員馬步官軍共二萬一千五百四十七名子粒米六千二百二十七石徵解邊銀三十八萬餘兩新增歲用銀五萬八千七百一十兩料一十六萬七千九百四十石馬一萬五千五百四十三匹草五十八萬九十餘束　鄭端簡公云鴈門三關東起代郡外斷虜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芻黍川野猪口入婦女畜産驅逐巳出塞而遊兵百里共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關

邏夫擐戈戍卒荷戟守吏辨符行者㫖有曳踵左右森立正德以後商者入賂通者奸闌廢鏊鈌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况䝱符契嘉靖以來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器而禁物羣來旅往如履康衢險哉　河南許論謂三關俱稱要害而偏頭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兊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巳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葢七千人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革除可矣

洮州三鎮

三鎮即納鄰七站之地西番冦門也洪武己未春始城洮州壬戌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已而沐英請設建城堡　命官守禦從之遂分其地爲三鎮云　曰洮州鎮是設洮州衛高樓等關凡五楊昇等寨凡二濟洮等堡凡二十四監收通判一員叅將一員東西南北四路各總巡指揮一員把總管隊官全印屯局捕首領官全防守官一十八員以駐各塞堡馬步官軍六千一百七十五名新舊召選舍人士兵民夫八百名馬三千七百一十六匹各處民運糧三萬五千九百六石零草五萬八千七百五十九束民屯糧三千九百四十九石零布八

千四百疋綿花三千三百斤永樂九年又置洮州茶馬
司火把藏思曩日諸族歲納馬三千零五十匹　曰岷
州鎮是設岷州衛領紅堆等四十一寨堡所二曰階州
領水磑峪等十一堡曰文縣領陰平等十二寨曰西固
領沙川橋等十三寨共寨六十九堡八備邊副使一員
駐岷州守備三員一岷州一階州一西固總巡千戶五
員二階州三文縣東西南三路各總巡指揮一員把總
管隊官全印屯局捕首領官撫首鎮官全防守領官十
七員以駐各寨堡馬步官軍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八名
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二千一百九十二疋各處
民運糧折銀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七兩三錢三分額數

民屯糧二萬八千五百九十四石零布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疋棉花一千三百二十二斤草二萬三千一百九十束　曰河州鎮是設河州衛洪武初置河州衛尋改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七年置河州茶馬司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歲納馬七千七百五匹所一曰歸德又積石等關凡二十四大通河等堡凡三馬步官軍九千二百一十七名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十二名馬二千三百六十四匹各處民運糧一萬八千六百八十石零草六萬一千九百六十束本處民屯糧二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石屯草折糧一千六百七十七石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銀二千一十二

兩五錢夫　國家邊計西北重矣更涉西南是謂番族界于西川雲南之境即非北虜之爲害抑彼風氣殊而人異類則亦無忘備焉爰設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隸四　轄小河守禦所一龍州宣撫司一及八郎安撫司麻兒匝安撫司芒兒者安撫司阿角寨安撫司又長官司曰牟力結曰蠟地曰白馬洞曰山洞曰阿昔洞曰北定曰麥匝曰者多曰班班曰祈會曰勒都曰包藏曰阿者曰褁兒曰阿用曰潘幹寨曰占藏先結凡十七提督指揮十五員領堡曰東勝曰熊旗曰紅花曰谷粟曰高屯曰羊裕曰塘舍曰譚廂曰韋獵凡九一領關曰蒲江曰北定曰歸化堡曰艾蒿曰鎮華曰小屯凡六一領關

曰漸坪曰安化曰西寧凡三一領堡曰平定曰靖夷曰鎮番曰鎮平曰金瓶曰平夷凡六一領關曰望山曰雪欄曰風洞堡曰松林曰三舍曰鎮遠曰小關曰松丫曰三路曰師家曰四望凡十一以上俱轄副總兵一領堡曰峯崖曰集堂曰馬營曰水進曰鎮夷曰鉄龍凡六一領關曰曲山曰小埧曰唯水堡曰擂鼓曰后庄曰香溪曰壘溪曰面溪曰三江曰靈兢曰梘槽曰馬尾曰白水曰龍蟬凡十五一領關曰大方堡曰徐平曰觀子曰平通曰大印曰茅埧曰山茅曰徐塘凡八十一領關曰石板曰上雄堡曰填底曰石泉曰白印曰青岡曰石泉城凡八十二領堡曰平沓曰奠酒埡曰赤土凡三以上俱轄右參將一領堡

曰永鎮曰大坪曰普安曰新橋曰漢關曰疊溪城曰馬路小關曰新堡凡九一領關曰撤底曰鎮夷曰保子堡曰灌縣曰保縣曰新安曰乾溪曰垻州曰文川凡九一領關曰七星堡曰石鼓曰鵰門曰青披墩曰黎園曰邊喬曰白水曰鹽魁曰敢遠曰四顧曰羊毛曰五里凡十五一領堡曰土地曰鎮夷曰關子曰神溪曰土門曰桃坪凡六一領關曰實大堡曰穆肅曰長寧曰松溪曰韓胡曰長安曰椒園曰鎮戎凡八以上俱轄右參將 茂州衛隸四川都司 轄疊溪守禦所一威州守禦所一及長寧安撫司靜州長官司隴木頭長官司岳溪蓬長官司疊溪長官司鬱即長官司計兵食則松潘衛小河所三路新舊屯田

一千八百五十九頃七十畝零主客官軍各一萬一千
六百八十四名額坐各倉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一石
布政司原額茶課一十九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斤餘原
額鹽額銀七萬八千四兩九錢餘茂州衛并叠溪威州
灌縣四路主客官軍名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二名守禦
所新舊屯田八百五十六頃七十四畝額坐各倉糧一
十萬三千九百一十七石安綿覇底石泉四路各官軍
六千四百五十二名額坐各倉糧三萬一千一百一十
八石又四川行都司領建昌等六衛七關五十四堡雖
設里六十有七乃僰西之保障也又内之麻陽則鎮溪
叛苗二十洞筸子坪叛苗二十七洞　國初歸順爰設

鎮溪筸子坪諸寨隸湖廣銅仁平頭諸司隸貴州各有欽降印信及納糧地土兼以土漢衙門參錯相制顧竹筸叢生徑路迂廻黨與盤據出没爲患宣德七年總兵蕭綬勦平之六十餘年無患正德七年都御史周南再勦平之二十餘年無患後因永保酉竹諸司各利土地遂爾連兵搆禍嘉靖十五年龍求兒之亂該壞之民毒矣尋以都御史萬鏜平之　廖道南曰我　皇祖肇平南土卽設永順保靖于湖設酉陽于川而施黔貴竹各有安撫宣撫及長官諸司兼收並蓄納汙包荒治之以不治而已比年以來守臣以經畧爲空談土官以構爭爲上策僨帥擁虛位而殖利戍卒鮮長技而寡謀以致

前面所言撫按將領官不久任職無兼制兵不死守人無固志故也臣以爲割地不若建官據其要害擇一全才如漢之虞詡唐之李德裕久其任而不遷責其成而永守若鄖襄之兼蜀汀贛之兼閩以制永保酉竹諸司以控蠻獠猺獞諸夷兵法曰我制人而不制于人是或一道也又內之虔鎮有大帽九連三洲諸險賊倚爲巢雖夾四省而時有呼吸之變自昔王守仁亦著績焉有欽差巡撫南贛汀漳提督軍務都御史一員以隄防之江西湖廣廣東福建各設兵備副使以務制之稍踈其守未必無可憂矣君子曰外寧必有內憂故不忘戰安內亦以攘外故不忘守苟徒慮大敵之在望而不警奸

絪之爲蘊詎云太平之祸也與哉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二終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四裔考　東夷

高麗

高麗即古朝鮮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遷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與遼抗爲終始二百餘年遼太祖神冊間高麗遣使進寶劍聖宗統和中以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國鴨淥江東地數百里賜之十三年遣使冊治為王十四年王治表乞婚以蕭恒德女下嫁十五年治薨詔其姪誦權知國事十六年遣使冊誦為王二十八年誦為西京

留守康肇所弑擅立誦從兄詢聖宗自將伐高麗詢奉
表乞罷師不許大軍渡鴨淥江康肇拒戰于銅州敗之
肇復出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擒肇等銅霍貴寧等州
皆降詢上表請朝許之以政事舍人馬保祐爲開京留
守安州團練使王八爲副留守保祐等赴京守將卓思
正殺我使者保祐等復還遣排押盆奴攻開京遇敵于
京西敗之詢棄城遁去遂焚開京至淸江而還開泰二
年詢遣蔡忠順來乞稱臣如舊詔詢親朝詢奉表稱病
詔復取六州之地爲都統樞密四年以世良虛烈總兵
伐高麗不克師還七年復伐高麗我軍不利八年遣郎
君昌不吕等率諸部兵會大軍討高麗詢遣使乞貢方

物九年貢忠還以詢降表並稱詔示太平元年詢薨遣使來報嗣位即遣使冊王欽為王十五年欽薨遣使來告冊其子徽為王道宗四年王徽請賜鴨淥江地不許徽薨以徽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勳尋薨大安元年冊勳子運為國王十年運薨子昱遣使告哀王昱病命其子顒權知國事昱薨六年封顒為三韓國公乾統五年三韓國公顒薨子俁遣使來告即封俁為三韓國公贈其父顒為國王因遣使來謝

金始居黑水靺鞨本服屬于高麗後不相通穆宗時高麗有善醫者醫宗戚疾愈穆宗送之歸國醫者歸語高麗人以女直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年穀屢豊高麗王乃通

使于女直太祖既克遼黄龍府將攻保州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太祖謂使者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四年國王楷遣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六年楷薨子晛立十年王晛弟翼陽公皓廢晛自立十一年王皓以讓國奏告乃却其使者而以詔書詳問王晛吏部侍郎靖爲宣問使靖至高麗竟不得見晛乃以詔授皓轉取晛表附奏其言與前表相同靖還皓尋遣使請討十二年三月賜封册章宗承安三年皓自陳衰病以國讓其弟晫是歲皓薨晫立王晫薨子韺立至寧元年八月王韺薨下闕

元太祖十一年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等寇入其國據之

十三年討滅六哥請輸貢賦於元太宗三年得其國降人洪福源因招其主王瞮瞮請和遂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叛入海島尋上表陳情朝貢不絶當定宗憲宗之世歲貢不入凡四命將征之世祖中統元年瞮卒立子倎爲王終世祖世入貢者三十有六倎後改名禃至元中西京内屬置東寧路總管府後國人擅廢禃立其弟安慶公淐禃尋復位禃卒子昛立昛尚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昛卒子源立尚寶塔實憐公主源卒子燾立卽公主所生也其山有名慈悲嶺者元嘗於此畫爲界初置征東等處行中書省領府二司一勸課使五傚中征東行省罷　至治中復立令高麗國王爲左丞

相　至元十八年王睶言本國置站凡四十民畜凋耗併爲二十路三十年沿海立水驛自躭羅至鴨渌江并揚州海口凡三十所其所設道府有　瀋陽等路高麗軍民總管府　躭羅軍民總管府　征東招討司　慶尚州道　全羅州道　各道勸農使　東界交州道　忠清州道　西海道其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秔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凡都神嵩北岳海鴨渌江爲大産金銀鐵水晶鹽細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梢魚昆布秔黍麻

榛松人參茯苓

皇明洪武二十六年高麗國王顒上表賀　即位遣符寶郎偰斯　賜金印誥命大統曆金綺封爲高麗國王幷賜王母妃相國諸部臣文幣五年王顒遣其禮部尚書吳季南民部尚書子溫表貢方物表言暹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蒙古人畱居其國宜徙之蘭秀山遺逃所聚亦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　賜璽書言暹羅隸爾國蒙古亦人類蘭秀山遺寇示以朕詔一呼可至勿用兵便十年以高麗貢使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諭意顒遣門下賛成事姜仁裕表謝貢方物　上令賀正旦使金湑及仁裕偕還　賜王藥餌又　諭中書

省曰異因高麗貢獻煩數遣延客答里往 諭朕意今一歲迭至因罷其民涉海險遠如渠往使洪師範歸國覆溺幸有脫歸者言其故否且致疑古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遠番世一見而已貢物亦無過侈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畧似中國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或比年一聘貢物產布十疋足矣丞相其以朕意 諭王諸新附遠邦來朝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還咨 諭之十六年遣使張伯崔泊來貢以進 命却之令禮部諭王十七年諭遼東守臣絕高麗十八年國人立王禑爲王禑貢布萬疋馬千匹謝是秋封禑爲高麗國王 賜其故王顓

謚恭愍十九年請易冠服不許二十二年國相李仁人刼囚禑而立其子昌爲王遣使姜伯淮朝貢是年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王瑶主國事二十四年瑶遣使朝貢又令其子奭朝明年正月　詔位尚書下是年令市高麗馬萬匹索閹人二百二十五年成桂囚瑶及奭於其私第自主國事是年知密直司事趙胖等以其國都評議司奏至奏言恭愍王薨無嗣李仁人以他人子禑主國事昏暴好殺謀侵遼東大將李成桂力阻乃已禑自知負罪遜位於子昌國人弗順啓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瑶權國事及今四年昏迷信讒其子奭亦癡騃縱酒色與禑黨玄禹實等謀

復稱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曲附王瑶謀害成桂及趙
俊鄭道傳南誾等今年七月國中臣民以安妃之命退
瑶於私第擇子宗親無可立者衆推門下侍郎李成桂
主國事　上曰朕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
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事多隱曲
不可據信令禮部移文從其自爲聲教成桂更名旦徙
居漢城遣使請更國號　詔更號朝鮮且遣使請印誥
　上覽表怪且不遜詰使者使者言表鄭集撰　上盡
却方物索集旦懼送集至京安置雲南二十七年　令
遼東絕朝鮮二十九年請印誥不許三十一年府部請
發兵討朝鮮不許旦老請子芳遠嗣旦卒諡康獻永樂

元年　賜金印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列女傳春秋會通
大學衍義通鑑綱目諸書十七年芳遠老請子祹嗣芳
遠卒謚恭定宣德初　賜祹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
綱目五年祹遣使獻海青鷹使還　賜王磁器諭祹王
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自後　聖
旦元旦皆使朝貢王請封慶弔謝使來無常期　朝廷
有大政頒　詔其國及王請嗣封皆遣使正統間　賜
王遠遊冠絳紗袍翼善冠龍衮玉帶景泰元年祹卒命
子珦嗣珦卒　賜謚恭順命子弘暐襲叔瑈以讓位請
七年封瑈瑈卒晄嗣晄卒娎立正德元年娎卒謚康靖
子㦕立踰年而世子顯卒㦕病風遜其弟普城君懌正

德二年封懌以國王體統行事十五年封子峼爲世子嘉靖二十四年峼立未踰年卒二十四年峼弟峘立三十六年封長子顥清爲世子峘疏乞改 大明會典中所載成桂簒逆事從之盖成桂非仁人子乃仁人黨也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其國分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源本穢貊地西曰黃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卞韓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韓域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麗地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分統郡府州縣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物衆州縣雄巨最爲富庶俗尚詩書人才之出比諸道倍多平安咸鏡二道境接靺鞨俗尚弓馬兵卒精强東西南瀕海北

隣女直西北抵鴨淥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道郡

府州縣詳後

京畿道統楊根豊德水城三府漢城開城長湍三郡楊
州廣州潤州果州驪州谷州坡州七州交河三登土
山三縣

江源道統忤城通川松岳高城平海寧越旌善七郡襄
陽江陵三陟淮陽鐵原五府原州江州槐州溟州四
州平康安昌烈山麒麟酒泉丹城蹄麟蔚珍瑞和歙
谷十縣

黄海道統遂安延安平郡三郡平山瑞興承天三府黄
州海州白州仁州愛州五州安岳三和龍岡愛州咸

從江西已上五縣俱屬黃州牛峯文化長淵八縣
全羅道統靈巖古阜珍島三郡全州南原二府羅州濟
州光州昂州四州萬項茂長鎮安扶安全渠康津興
德黃成樂安昌平濟南會寧大江臨波古阜南陽富
順扶寧麻仁緒城海南神云移安二十三縣
慶尚道統蔚山咸陽熊川陜川永川梁山清道七郡金
海善山寧海寄陽安東昌原大府泗州慶州尚州晉
州蔚州五州清河東萊義城義興聞慶巨濟昌寧三
嘉安陰昌原山陰高靈守城一十二縣
忠清道統清風溫陽天安林川四郡忠州矜州興州清州
靖州禮州公州幸州洪州九州永春扶餘保寧報恩

石城連山撫岐七縣

咸境道統端川蜀莫寧遠三郡咸興鏡城永興惠州安邊五府延州德州開州利城蘇州合州會寧撫州隋州九縣

平安道統嘉山那山价川熈川云興宣州江界慈山龍川九郡平壤成川見仁寧邊定遠江東合蘭昌城廣利九府安州靈州定州青州鐵州平州撫州常州義州宿州鋼州渭州朔州銀州買州昇州一十六州德川孟山陽德中和泰川江東六縣

按本國釜山地方去日本對馬島僅一日程相傳舊屬日本為大海限隔棄于朝鮮先是日本以歲侵借朝鮮

谷萬斛朝鮮令人往索日本乃以釜山地爲言朝鮮使者曰我鴨淥江北有朝鮮地因三道江阻絕久爲大唐所有大唐指本朝汝能助我復此地則釜山亦可歸也日本人以爲然朝鮮王昖及其臣方娛情詩酒了不介意

萬曆辛卯日本關白平秀吉果遣將行長清正領兵至朝鮮未及至京而王昖遁走一國爲墟遂遣人上表請援　上命重臣提兵往救踰年相持不退兵部尚書石星輕聽徒流沈惟敬言加遊擊銜往諭日本罷兵惟敬陰許議和且許從寧波貢道事泄擒惟敬下獄與星倶擬重典愈益調兵增餉費至百萬彼此互有勝負敵衆盤據釜山蓋屢治田爲久留計戊戌七月平秀吉病卒

彼國多事敵兵盡數撤歸我兵量留付經畧使者統領鎮守噫朝鮮殘破固其自取而疲中國以捍外藩豈誠勢有不容已耶

躭羅

躭羅高麗與國也世祖既臣高麗以躭羅爲南宋日本衝要亦甚注意乃於至元十年命將平之即其地立躭羅國招討司屯鎮邊軍千七百人後改爲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府又改爲軍民安撫司其貢賦歲進毛施布百匹祫隸元至元三十一年高麗王以爲言遂復隸高麗

日本

日本卽古倭奴國其地在中國之正東偏北東西南北各

數千里西南皆至海東北隅以大山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對海國又南渡一海千餘里曰瀚海國又渡一海千餘里曰不彌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伊都國又東南百里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其次曰斯爲國曰巳百支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國曰爲吾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惟國曰烏奴國皆倭王境界所

盡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不過一二萬風俗物產詳見貴與考中　宋雍熙後朝貢不絕　遼時亦來貢　元世祖之至元元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可通擇可使者屢持書招諭不至大德間黑忽殷趙良弼杜世忠何文著王積翁釋如智寧一山與高麗之潘阜金有成輩數使其國惟積翁中道爲舟人所殺餘皆奉國書以達而竟不報聘至元十年忻都洪茶丘以二萬五千人征之第虜掠而歸十七年阿剌罕范文虎輩以十萬人征之至五龍山下全師盡殲二十年阿塔海復以十萬人征而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遂罷往日本人竟不至忻都軍既還其國遣南人持

金來易錢亦聽之成宗即祚或又建言伐之上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卒遣寧一山附商船往使而已

皇明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　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表來庭不臣則脩兵自固秩至諭王中國　聖主威德責其入貢王曰吾國未嘗不慕　中國顧蒙古戎狄涖華以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詠我好語初不知其覘我國也既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一時風霆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良弼後乎將刃之秩徐曰　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亦非良弼後爾

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　五年　上諭劉基曰東夷尚禪教姑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官僧無逸開諭之良懷欲留二僧力辭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澉浦温州敕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　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　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　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省移文責王　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　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　上覽表曰良懷不誠　詔責之　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

番寺　十三年遣使　詔諭良懷遣僧如瑶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陜佛寺　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　上曰日本旣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　十五年歸廷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蓋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絶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　十六年寇金鄉平陽　十七年如瑶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　上召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强爲朕行規要地築城防此賊信國公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

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垛福建漳泉人爲兵戍並海衛所　二十六年寇金鄉　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八月又勑都督楊文尋又　勑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防倭二十八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並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卽付使人治之縛置甑中蒸死　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　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付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　上喜

厚賜之尋　命僉都御史俞士吉　賜王印誥勑封爲
日本國王　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　上爲
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益奸狡時時令
各島人掠我海上　九年寇盤石　十五年寇松門金
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吕淵諭王還所掠海上人
十六年遣使謝罪當是時數入金蓋都督劉榮總兵
守遼東繕海上堠堡伏兵伺之　十七年倭船入王家
山島傳烽旨至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堝賊數千人分
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堝入櫻桃園榮合兵
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倭八百五十七召榮
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窺遼東　二十年寇象山湯

方國珍據温台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通泰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既降滅諸賊强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以故　洪武中倭數掠海上　高皇既遣使命將築城增戍又　命南雍侯趙庸招蕃戶島人漁丁賈竪蓋自淮浙至閩廣幾萬人盡籍爲兵分十千戶所於是海上惡少皆得衣食於縣官　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逋賊壯者老老者死以故旁海郡縣稍得休息永樂初西洋之役雖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遠夷金寶之饒夷人來貢亦知我海道奸闌出入華夷相糾以故寇盜復起非廣寧之捷禍未已也　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船刀劒不奉我約束　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百刀劒毋過

三十否不受　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　八年源道義卒　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吊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而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　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刳視中否爲賭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

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詔備倭
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脩戰艦合兵分番屯駐
海上寇盜稍息　七年來貢　十一年寇海寧乍浦
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爲請於朝
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主客力言其不
可許　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　弘治八年壽蓂來貢
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
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從子叛附夷人守臣以聞主
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効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
等來貢　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
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

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讐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

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

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番貨至輙賒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久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輙以危言憾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是時及官府出兵輙齎糧啗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

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之奸細爲之鄉道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圖飽煖旦夕強者奮臂欲洩其怒於是汪五峯徐碧溪毛海峯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刼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砍殺即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於刼莫敢誰何浙東大壞　二十五年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賊紈清諒方勁任怨任勞嚴戢閩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

上章鑴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聲勢相倚者大諱切齒詆誣惑亂視聽改紈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即訊甘心煅煉必欲殺紈紈憤悶卒紈所任福建有功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繫按察司獄於是華夷羣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　三十一年殘黃岩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浙閩叅將勦賊顧兵政久弛將士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忬經畧未幾羣賊踵至柵寨列港外約諸島内招亡命勢益猖獗　三十二年大猷冐險出洋焚蕩巢穴首賊逸去羣寇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温台寧紹杭嘉蘇

松楊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部兵往來海堧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忤不肯隱敗冒功擒治奸豪破觧支黨大猷克寬兩叅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脅持富人巧索横斂措一科百師行城守餉犒百物類多乾没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詘南人善謗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船聯翩蒲海破昌國臨山霩衢乍浦青村南匯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焚劫殺戮汚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忤大猷搗巢非計且揺動

仔薦鏜起爲閩叅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
閘人故忌鏜劾鏜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鏜
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臯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
用盧鏜爲叅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
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
勞費不貲皆歸囊橐比仔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
寵代仔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
江涇之捷文華素忌經天寵遂奏天寵逮詔獄論死西
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
經自後賊盜熾縱横出入十六郡文華還朝未幾又出
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豪金寳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

敝以敗爲功以功爲罪雖有沈莊梁莊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漕粟扣除市舶請給鹽課迫脅富民釋脫凶惡濫授官職浪費無經其爲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漢土官兵川湖貴廣山東西湖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爲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矣宗憲計擒賊首汪直浙西江東稍得安靖浙東溫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尤被其毒已而俞大猷被中傷盧鏜代之賴朝廷 聖明大猷得不死江北巡撫李遂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爲侍郎唐順之代遂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畏讒引疾去代

者劉燾宗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敘子錦衣千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書李默郎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廕錦衣千戶不數月文華削籍千戶謫戍榆林未幾宗憲亦被論逮獄識者寃之自壬子倭奴入黃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久之奸頑者嗜利貧窘者避徭賦往往喜賊至而貪殘之吏又從而驅之封疆之臣輙請添官當事者不敢阻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三人叅將十三人兵備副使十一人諸將校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徵徭溢於甲式自壬子至戊午幾至潛天總督胡宗憲

用計款賊幸而渠魁授首光焰頓衰　癸亥年漳泉賊徒勾引生倭入寇仙遊等處巡撫譚綸調義烏兵由水路擊破之賊遂歛息至　萬曆丙申寇朝鮮　本朝特設經畧重臣及道府多官往援費至百萬至戊戌歲倭衆引還詳見朝鮮下　本國所部各道州郡開後

畿內領山城太和河內和泉攝津五州　共五十三郡

畿外設七道　東海道領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摩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十四州　共一百十六郡　西海道領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　共九十三郡　南海道領伊紀炎路阿波贊岐伊豫土佐六州　共四十八郡　北陸道領若佐越前越中越後加賀能登佐渡七州　共三十郡　東山道領近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奧出羽八州　共一百一十二郡　山陽道領播摩美

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 山陰道領丹波丹後
長門八州 共六十九郡 但馬因幡伯
耆出雲石見隱岐八
州 共五十二郡
海曲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各統二郡 驛凡四百一十四 貢道寧波定海關收船設
市舶提舉司官二
貢期十年一次永樂二年欽定
貢舶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違例以寇論
按倭國在海東南其地分五畿七道最爲雄長居邪馬
臺王自稱泰伯後歷漢以來皆朝貢唐咸亨年間惡倭
名更號爲日本其人嗜酒信巫輕生好殺性貪譎以劫
掠爲生兵刃極犀利裸身赴鬬慣舞雙刀輕儇跳躍能
以寡勝衆至劫營設伏華人輙墮其術其俗飲食常用

磁器漆器尊敬處用土器有筋匙男披髮而束之人佩短刀婦人挽其肩黛其額髮垂背而續之以髢長曳地男女冶容者黑其齒會時蹲坐爲禮道遇尊長脫鞋履而過人喜吸茶道傍有茶店邀人吸茶如漢人入酒館也富貴家用茶末僧徒習佛經者知漢字男女服染青質白紋男衣過膝而止其城池附在山城盡築四座名聚快樂院俱在大界等處每城週圍三四里大石高聳三四重河闊二十餘丈內蓋大樓閣有九層枋黃金下隔匝房百餘間皆東西遊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其國有天王者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讀尊國王供奉而已有國王者受國事掌兵馬盛衰

强弱更替不常有官名關白者即丞相職代相更替專
國政兵馬國中平原橘滕四姓爲日本巨族互相稱據
爲國王天王子娶於其族國王子娶諸大臣家刑無笞
杖賦三分之一無他徭工役皆募爲之長于步戰怯于
水陣精于刀法鳥銃而疎鎗弓大舟每艘檣三十六枝
次三十枝又次二十枝近亦有閩人教造闘船者其民
有犯罪者不論輕重犯贓者不論多寡即時殺之平秀
吉自丙戌年擅攺倭國山城壬辰入寇高麗將天王二
十九年攺爲文祿元年吉自爲大閤王以關白與養子
孫七郎秀吉自稱大閤猶言國王也每年元旦率大臣
一謁天王他時並不相接時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盤據

要路驕奢淫虐道路側目原賴朝黨伊豆州起兵據關東兵勝逐平氏平氏仍據筑前等九州與原各分其地連年相攻殺賴朝之孫爲原家康亦歸服于平秀吉秀吉乃平氏家奴初以販魚醉卧樹下適舊關白信長出獵欲殺之後以吉舌辯留之養馬改名森吉因助信長計奪二十餘州信長加獎田地鎮守大將有參謀阿奇支者得罪信長吉統兵掩殺之乘勝遂占關白令信長第三子尚在吉部下後關白計取六十六州分爲二關東號曰相板關西號赤門關二關各有船數千隻二月悉至千丈深點齊選兵自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善機許者雖年七十亦用之其所奪六十六州必質其子弟

各州實非心服乃威計所迫耳釜山至對馬島即今平秀吉擁大兵駐劄處此地昔為荒蕪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秀吉始開闢構城郭宮殿廬里其土人煙輳集風順四五日可至寧波六七月可至天津衛七八月可至登萊但登萊等處海中多礁石不便行舟耳倭之始通中國實自遼東由六朝及今乃從南道浮海卒自溫州寧波以入東北風迅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而西南風迅自此之彼約亦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長行可四五月南北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

七月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柚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多則犯福建彭明島分舶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艅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衢洋入金塘蛟門則犯象山奉化由東西而入湖頭則犯昌國入石浦關則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艅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

犯北或趨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角觜犯瓜儀常鎮等若在大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淸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刼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幸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

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伊紀等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船或因商船而來其在寇船率皆貧而慝者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義相吞噬今雖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于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　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爲衞置軍四千六百四十人其次爲所置軍一千一百餘人又次爲巡檢司置弓兵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皆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棊

布狼顧犬防故所在製有數百料大船八櫓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哨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如定海昌國貢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準如三月爲頭哨四月爲二哨五月爲三哨號大汛至六月收港避風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爲小汛汛畢回衛休息責令各取印信到單海物爲驗若至各港次船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柵以止舍之而統以指揮千百戶鎮撫總以閫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矣而歲久人玩法去盜生二十年來山頹瀾倒當事者見不可用遂別募以充遠徵以禦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因廢不講則亦懲咽之過矣自頃客兵驕暴鮮克宣勞

故中外爭言鄉兵似矣然徇名弗思終屬文具夫所謂鄉者對客兵而言豈謂是荷鋤秉耒稿奴牧豎然哉竊謂衛所縣司軍壯弓兵之類宜因舊法潤澤損益之務足故伍或抽羨丁或僉壯士無論軍舍通融湊積優與津給而以其半哨守其半團練更迭肄之俾皆可戰或慮一時未習不足應猝則量留舊募以備緩急久之或可盡罷此目前備禦之長策也　萬曆二十一年平秀吉遣將平行長及清正等率衆入寇朝鮮直抵王京朝鮮王遁走遣官告急于　朝遂命經畧使往援王京璧蹄二戰互有勝負其衆退處釜山蓋屋耕田爲久駐計幸平秀吉于戊戌七月病故賊衆撤回然中國調兵轉

潰費至百萬而朝鮮亦殘破非故物矣是年九月二十七日浙江道御史楊紹程等奏頃者東征師久無功經畧宋應昌乃申明講貢始末徼功塞責該兵部覆議寢其通貢止以封號一節待關白具表至日轉奏臣等竊觀自古有天下者四夷賓服則有封有貢然皆畏威懷德願爲外藩而非輕許之者也倭奴素稱狡詐考之太祖時屢却其貢慮至深遠永樂間雖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稔窺内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慘豈非封貢之爲厲階耶昨歲倭陷朝鮮　皇上赫然東顧命將出師特遣應昌經畧其事蓋欲其聲罪致討非令其議封貢已也即今曠日持久不聞有斬馘

之功而始終倡爲貢議僥倖目前以圖了事　皇上不
允其請蓋明見萬里深欲杜釁防微之意不謂當事者
忽易而爲請封之說夫倭奴鷙驁其不以空名受我約
束一恒人能辨之如已加封稱爲屬國無論他日外藩
諸國假朝鮮之例爲請何辭以拒即旦夕故爲恭謹奉
表請封之後遣使稱謝恐終不能閉關絶之而　中國
之釁滋啓矣故絶其封乃所以絶其貢縱使戎心未厭
禍可言也　國家北有達虜邇患時時有之然所恃無
虞者以不忘戰備之故自款市後何嘗不曰封曰貢言
之可聽而在我之神氣日益不振識者恨不及起首事
之人以誤國之罪罪之今應昌襲款虜故智徒欲以封

貢徼功還　朝受賞臣等恐無功之賞受之赧顏而誤
國之罪抑將何以自解耶然臣等又有說焉　朝廷封
拜必正名定分而後錫之典刑今日之于倭不識所封
者何人將求倭王之遺裔而封之歟抑于關白而封之
也關白者弒其主篡其國正所謂亂臣賊子天討之所
必加者彼國之人未嘗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劫
于威而未敢動耳我　中國之禮儀典章統御百蠻而
顧令此篡逆之輩叨　天朝之名號非所以尊　中國
而風外夷也臣以事係安危不容默默爲此披瀝上請
伏乞　皇上深惟遠圖博采公論將許封一節從長計
議俯從停寢仍　勑令朝鮮自爲固守我兵撤還境上

以俟進止其宋應昌等俟還　朝之日另議功罪庶足杜邊患而服人心臣等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十月

南京陜西道御史蕭如松奏近接邸報見遼東軍門趙燿塘報倭賊自四月十七日陸續起身盡過漢江倭將行長仍羈沈遊擊王子陪臣伴送兩日方纔放回倭儆妥平顧倭之罷兵也曾有乞貢之議與邊將來約一時臺省諸臣反覆論列其不可許之狀已經部覆奉有明旨眞與　祖訓所載嚴絕倭貢者前後同符無容再議但恐倭奴勒期甚迫經畧便宜行事或以許貢促其退兵亦有然者安知倭奴罷兵之後不以通貢爲請乎臣聞日本僻在海島兇狡異常先年假貢狂逞已有明

驗獨賴　廟謨宏遠嚴絕貢舉以貽天下之安今關白以
亡命之徒萌啓疆之念吞併諸島奄有朝鮮其欲竊犯
中原者情形已畢露矣況我大兵相持日久未見屈服
而在我亦未能制其死命乎平壤之師彼雖受挫碧蹄
之戰猶足相當乃一旦有乞貢罷兵之約豈眞悔禍朝
鮮而盡還其竊據之土宇人民乎亦豈眞歸命　天朝
而畏威慕義之恐後乎彼其統數十萬之衆越數千里
之遠忽焉犯朝鮮則據王京奪平壤八道盡受荼毒其
來何無禁也忽焉過漢江則羈遊擊王子陪臣伴送以
自衛其去何無梗也其乞貢訂約之言一則曰來遲即
便交鋒以決輸贏一則曰少遲則關白提兵再至其言

何無忌也以此推倭之罷兵豈遂晏然已哉彼情固將以朝鮮自我奪之自我棄之棄之可復奪也任意而縱横乘機而竊發若探囊而啓篋無難也其欲犯　中國而阻於進攻之路迫於芻餉之艱得無假之通貢以緩我師而徐以肆其後逞之計乎有如倭之奉表來也不察其狡而輕許之非惟須之約束彼必不守定之期限彼必不遵其來也以獻納爲名而要厚賞索厚幣無以厭其非分之望其去也以狂逞爲快而掠居民擾傳舍難以止其劫奪之謀甚至來往　中國漫無禁忌覘我之動靜卜我之虛實熟我地形之險易探我士馬之强弱窺我糧餉之盈縮誘奸豪潛爲嚮導內通邪黨險僞

之徒他日必有蹈往轍而謀不軌者奈何移朝鮮之患為東顧之憂樂款貢之名開疆場之釁哉如其乘虛而復為朝鮮之犯豨豕困獸將無噍類則量留兵將以固我藩籬者不可少也如乘不測而為內地之犯乎登萊保薊關係匪輕則嚴加保障以固我 畿輔者不可疎也抑或分兵揚帆四散而為搶掠之計乎則浙直閩廣之間倭艦在在可通防守宜慎則戒玩寇以儆疎虞者不可緩也蓋自有倭報以來凡沿海要害之地咸蒙
皇上留念增官選將餉益兵添所以戒嚴者罔不周悉試申飭之未有不為 朝廷效死者苟徒以倭之乞貢為憑而不申嚴禦防之令則遠憂近患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獨不覩款虜之事乎我以厚利悅虜之心虜以和好怠我之志及虜渝盟卒致邊事大壞極敝不可收拾者則以徒恃貢而不脩武備之故也　二十二年正月戶科給事中陳世恩奏倭奴之爲我　國家患非一日矣變詐叵測叛服靡常以故絕之弗許通焉誠慎之矣邇者思逞侵犯朝鮮聲言內犯我　皇上赫然震怒特遣大臣經畧率師討之侍郎宋應昌受命而往正宜滅此類固藩籬以歸報　皇上可也夫何平壤初捷雖差强人意及碧蹄一戰遂至我兵大半損傷銳氣盡消拙計頓起一則曰議貢一則曰議封及廷議弗是也乃假愚倭之計以自解然求貢乞封之文絕音于倭奴而

盤踞搶擄之衆接跡于朝鮮是應昌以封貢愚倭者終則反以自愚今且以總督顧養謙往代矣但此一事也在經畧征旃已還凱歌無聞倘議處之不當何以服人心而勵其後在總督銳氣正盛軍令方新倘申飭之未嚴何以一衆志而作其始所以振前事之敝者在今日所以新後事之端者亦在今日是誠不可不亟議也夫自應昌出師之始以及今交代之日歷一載餘其時不爲不久矣調發軍士其戰不爲無兵矣轉輸多方未聞之匱不爲無食矣初則罷一御史而不阻其往繼則聽其敗衂而不絕以法終則川兵殺傷數多不即奏 聞而不責其隱其任之者不爲不專矣顧在 朝廷無中

制掣肘之慮在應昌有畏懦欺罔之辜在　朝廷眞誘書盈篋而不問在應昌徒蔓言枝語以塞責是　皇上之任應昌者何其厚且深而應昌之自待者何其踈且淺也若不及時屏斥彼將計日還　朝偃然無忌以受賞矣況倭奴未滅終事難卜後姑息因循不亟處分抑何以爲任事不效者之戒哉誠宜勒令回籍仍將傷過兵馬數目行令各鎮查勘的實如倭患潰決有日仍行論罪則此經畧大臣當議處分者也至于總督顧養謙才望素著受代伊始以總督而兼經畧調兵轉餉其於勢爲甚便昔曾巡撫遼東莅事頗久其于地利人情習之又爲甚熟懲僨轅而易轍信可以有茲鉅任矣第狥

封貢之故奢者可以苟且塞責如不毅然奮發而復且承詭襲外徒以支吾目前則其于自便之計得矣　國家之事其何賴焉臣願　皇上亟行勑諭當此春汛方伊之始力爲攻戰備禦之圖持安攘之正計斥封貢之邪說倭或來也務嚴拒于境上使一卒不入其內地卽或倭入也務盡殲于境內使一卒不返于本國此則總督大臣所當議申飭者也如其不然經畧曰封總督亦曰封經畧曰貢總督亦曰貢是經畧既悞之于初總督將悞于再年復一年人復一人臣恐被堅執銳者皆朝廷之蒼赤豈容長困於海濱饋糧運餉者皆黔黎之膏脂豈容久洩于閭尾且封貢之說一倡將吏怨守禦

之防豪傑惡網用之志一旦決裂不可收拾貽害無窮
誠難逆覩天下事將誰任其責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正今日東事之謂也微臣一得之見如此　三月
兵部尚書石星奏據科臣王德完田大益臺臣黃紀賢
許聞造等寺臣萬自約禮臣洪啓睿各疏總之爲封貢
不可爲　國家計遠以患于　陛下耳顧貢雖不許猶
于封事未能釋然無疑即剖臣心不能自白臣伏思之
封虛號也許封虛事也勒之進退而後封則朝鮮因以
保全士馬因以休息實利也諸臣豈固不欲成此以釋
主憂哉本以事體重大加之傳說參差故有疑倭海
外藩叵測之情而釜山無必退之勢者有疑表文之眞

僞難辨而使人之口吻難憑者有疑催促可與和情可駭而封後弛備之可慮者以此議論紛紛誠何足怪臣則以爲料敵宜審當機貴斷貢示嚴絕則窺竊無由禁約嚴明則勾引可杜在彼有不測之情在此無可乘之隙制人之術端不外此故令小西飛至京羈留詳審以待督撫奏報倭退之日再遣科道各官一員前去勘實若倭盡退而一無所別求則用臣等封議斷然與之以示信不退而別有要求則用諸臣罷議斷然罷之以示威倘一面待封一面入犯即斬小西飛之頭傳示以見必剿如是許之有據絕之有名操縱在我不爲所制而表文之眞僞使人之口情即此可斷亦何損于　天朝

之舉動哉若不決於倭之退與不退必欲與令拒絕以快時論而失事機非臣之所敢知也何也信倭太深固足以養寇而貽憂待倭太急尤足以速寇而致亂故臣以為是舉也固朝鮮旦夕存亡之秋亦我內地旦夕安危之會諸臣不可不虛心而熟計之也至若催促表文二字臣見諸臣題參亦頗懷疑及查經畧宋應昌原報到倭酋行長移書大畧表文直待沈惟敬入營而問其言取信而後遣出故應昌使惟敬入而促之督臣今報特不說其實耳其和親之說尤為關係無則不過傳訛之誤有則豈曰辱　國之誅先該經畧侍郎宋應昌咨問小西飛云是和好親密之意臣亦未能坦然無疑時

報有沈惟敬責問行長回答辯答之書其意與酋合同所以促表文之說亦具在其中臣之所據不過如此以臣之愚莫若并將劉綎兵撤回遼左一以復江上之備禦一以省朝鮮之騷擾　諭令朝鮮恪遵　勑旨于大丘處所列兵阨險待釜山倭退盡而據守亟圖自固其寬奠一帶改設副總兵一員增壯丁若干厚加月餉戶部辦給不得推諉專以彈壓撫勦無論倭之退與不退封之成與不成常川守禦仍行令山東浙江直隸閩廣等處沿海地方添設外有應加設備不拘水陸器具險隘等項上緊脩設訓練常如大敵在前倭奴入否不得視封事之成否為緩急但有守備不設者請如法以從

仍責各巡按御史凡巡歷沿海地方綜核司道殿最將
領悉以此爲要務無備則不時處備有備則年終奏報
到科以憑查考此主兵也其薊保宣大山西等鎮俱各
預備客兵三萬以備倉卒應援總之以封爲虛事以完
目前以防爲實際以圖遠慮庶幾有備無患可保萬全
臣星之所自誓擔當之死靡移者此耳語曰耕當問奴
織當問婢惟　皇上斷在不疑臣必不敢誤國恭候
命下遵照施行奉　旨國家大事言者自言斷者自斷
要在從長計處原不相妨卿受朕委托但軍國重務旣
實見得是一一主張　朕自當虛心聽從事成功有所
歸不成責亦難諉今後但有爭論奏疏宜兩存勿辯以

觀日後效驗何如不必一一題覆海防設備無論倭情順逆自宜着實脩舉還說與顧養謙撤兵大計斷之宜早仍令朝鮮急自脩備　朝廷之待屬國恩威止此從來未有自費兵餉而代外國戍守者本內請遣官查勘科道已有　旨了其餘備禦等項俱依擬行　五月福建巡按劉芳譽奏臣奉　命巡按福建遵限于萬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入境受事至本年三月初三日據偵探倭情商人許豫回報一探得關白姓平名秀吉今稱大閤王年五十七歲子纔二歲養子三十歲秀吉平日奸雄詭詐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前歲侵入高麗被　本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病死及病回死者亦

不計其數彼時弓盡箭窮人損糧絕思逃無地詭計講和方得脫歸一關白各處新造船千餘隻大者長九丈闊三丈中者長七丈闊二丈五尺用櫓六十根大者八十根豫訪諸倭皆云候遊擊將軍和親不成亂入大明等處一日本六十六國分作二關東關名相板關西關名赤門關各稱有船數千隻限三月内駕至大溪黙齊莫知向何處又點兵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若有奸巧機謀雖七十歲亦用之一日本長岐地方廣東香山澳佛郎番每年至長岐買賣禁鉛白絲扣綿紅木金玉等物進見關白透探大明虛實消息仍嚴帶倭奴假作佛郎機番人潛入廣東省城覘伺動靜一關白奸奪

六十六州所奪之州必拘留子弟爲質令酋長出師侵高麗實置之于死地各國暫屈仇恨不忘及察倭僧元龍與豫對答語氣義久等甚有惡成樂敗之意豫于寫答之間亦微有風誘之機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人民被擄日本生長雜居六十六州之中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諳倭情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思籌策令其回歸等情到職本月十五日又據許豫同夥商人張一學張一治將列關白城郭偵探事情開報中開與許豫同者不開外一稱平秀吉猶以販魚醉卧樹下有山城州倭酋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入畋獵遇吉冲突欲殺之吉能舌辯應答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又言善登高樹

呼曰猴精信長漸賜與田地改名森吉于是助信長計奪二十餘州信長恐吉造反加與田地鎮守文界有參謀阿奇支得罪信長刺殺信長吉統兵乘勝搽殺參謀占關白之位信長第三子御分見在吉部下一征高麗兵有三師名石浅野大谷大小謀議俱是三人一吉發兵令各州自備糧船乾米絡繹接應家家哀慼處處含冤一豐穫州酋首野何踏統兵在朝鮮聞 大明助兵喪膽逃回吉探知剿殺一家立換總督一兵入朝鮮内浦港抽選七十人近回者止二十人尚國有大船裝載倭三百近回者五十人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各處船隻慣泊之地今從此發有往呂宋船回集交趾船三隻東

浦船一隻暹羅船一隻佛郎機船二隻與販出沒此爲
咽喉也一器械不過礦硝烏銃爲害硫黃日本產出硝
硝處惡土煎煉亦多惟烏鉛乃　大明所出有廣東香
山澳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各州俱盛其橋鎗弓箭
腰刀烏銃鐵牌盔甲誠亦不缺一城池附在山城州蓋
築四座名聚樂快淀俱在大界等處每城迴圍三四里
大石高疊三四重池河深闊二十餘丈內蓋大廈樓閣
有九層高危瓦板黃金粧下隔廳房百餘間將民間美
麗子女拘留淫戀又常東西遊臥令人不知以防陰害
一日本有罪不論輕重即時殺戮壬辰年吉有一孩兒
病故妄殺乳母十餘人癸巳十一月吉在名護屋回閙

家中女婢通奸將男女四人生燒于大界野中究殺知
情婢僕七十餘口凡盜竊不論贓私多寡登時殺之以
是六州水陸平寧任其通行貿易一吉自丙戌年擅政
倭國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征高麗將　天政二十年
改爲文祿元年自號爲大閤王將關白職位付與義男
孫七郎七郎字元吉年幾三十知勇不聞一擄掠朝鮮
人民多良家子弟風殘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蕭思諟
等二十餘人被掠日本吉令厚給衣食欲拜爲征　大
明軍師謹等萬死不願等情據此會同福建巡撫許孚
遠看得平秀吉此酋起于廝役由丙戌至今不七八年
而篡奪國柄詐降諸島禁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

奸雄之智興兵朝鮮席捲數道非我　皇上赫焉震怒
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于盡爲俘虜不可謂無攻伐
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徵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曩
時之所未有日夜圖思得一逞不可謂無窺中國之心
使其遣酋率衆乘風揚帆寇我沿海省郡備禦兵力容
有未完一時勝負得失是未可知也然臣等竊料平秀
吉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
酋欲爲秀吉之爲而思攘奪之者甚衆陰謀代國構怨
亦深如結薩摩州將辛侃逼令州官殺其弟又不得已
爲降順其心未甞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之妻妾民間
女子充塞卧內淫戀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囹圄父子兄

弟不能相見有不勝其仇讐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利之擾而今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與大兵舉大衆之舉今則征發騷然舉國鼎沸倭之人民何堪命日嗜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卧則移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以事理策之秀吉之自底滅亡計日而待也若夫封貢之說臺省禮部諸臣言之甚詳臣等無容復置其喙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　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賊且將置山城君于何地崇奸怙亂乖紀滅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比俺答之孫那吉來投于吾吾執以爲質而彼卑詞求之因而還其孫那吉此之議通貢市　先帝有

不殺之恩比虜無要挾之迹此一時機會適有可乘而然而今非若此也平秀吉無故興師聲言內犯陷吾屬國東征之師相持日久損失亦多碧蹄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境土而誤用細人之謀聽其講封講貢若曰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則進要也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昖奏稱倭賊方于沿海釜山等處築城造屋運糧置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稱屠戮吾州六萬餘人尚可謂退兵乞和耶伏乞 皇上大震 天威罷議封貢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犯 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勑文武將吏及 詔勑日本諸酋長以擒斬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 朝廷不封兇逆之賊而封其

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奸雄喪胆豪傑生氣平秀吉一酋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等迂籌以爲今日之計莫妙于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于征勦頃者倭酋倡亂惟平秀吉一人諸酋長皆面降而心異中間未必無可以義感者可以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兄弟股肱心膂之人倘得非常奇士客往圖之立談之頃神秘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一獲元兇倭亂頓已故曰莫妙于用間至于備禦之策頻年屢奉 明旨申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竊惟遼陽天津兩地密邇

京師一由朝鮮渡鴨淥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疎虞令倭得長驅而入震驚 宸極此不可

以不處宜將東征之兵挑選合式增募二三萬人遣大將二員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其各省直水陸兵防更于今日嚴爲整備俟其入寇吾境或犄角相與戮力殲之此不可恃其不來一日懈緩者故云莫急于備禦然用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于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破胆于我臣等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我

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征討發內帑百萬助諸省打造戰船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餘人乘其空虛出其不意會師上游直擣倭國順　命者宥逆　命者誅彼秀吉一酋何能逃遁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名其爲賊敵乃可服也故曰莫重于征勦或者謂其興師

遠涉爲費不貲當國計詘乏時竊計之山東浙直閩廣備兵餉歲不下二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兩又積之三五十年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倭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處歲派餉銀可以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矣臣又聞元世祖曾以舟師討倭致溺十萬衆于五龍山下談者恒以爲口實臣竊料元世祖雖雄其實虜人不諳海上形便當下時帥必多達官彼以不習波濤不識風汛之人而驅駕海洋值顛倒沉溺雖百萬何用今在東南而用舟師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知風汛乘而往之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與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

元事非所論于今日也至于廣東香山澳佛郎機番夷
交通接濟一節實爲有因乞　勑兩廣總督軍門設法
禁處其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住居倭國之人不論歲月
久近有罪無罪但有歸志　詔命跟付差去使客船隻
回還則順逆之分明華夷之防定四海人心咸爲一快
六月十二日禮科右給事中張輔之奏今之憂西事
者十九而憂倭患者十三憂東南之倭患者十九而憂
東北之倭患者十三得無以賊虜難滅而倭夷易與耶
又得無以東北近而東南遠耶不知倭奴兇狡數倍賊
虜揚帆大海瞬息萬里則東南固易達矣自遼陽以至
天津濱海諸處一時戒嚴而倪尚忠尹秉衡且相繼移

鎮募兵矣亦庶幾有備無患矣唯是登萊二府與遼陽相望據報倭船四百號可計十萬隻其或朝鮮府庫之財物不足以飽其欲彼必不肯安心于扁舟海島之間而肆其毒非犯遼陽則登萊耳第遼陽頗稱有備而登萊瀕海瘠薄擄掠鮮獲其勢必風便直趨淮揚矣乃淮揚沿海一帶一則起自東南嘴角嘴抵姚家灣綿延四百餘里其中通州狼山楊樹港裡河鎮榆東榆西等場掘港新閘港劉沙庄金沙場等處皆為有害原有額設官兵而其最要者有三一新場為其迫近揚州出入至易也一北海所從以通閘港且其中多鹽艘聚泊未必無奸人隱伏為賊鄉導也一廟灣其為鎮巨而通大海

港口也若於此三處各設裨將一人守之而陸路更遣一將提兵往來策應則東可以控狼山海門西可以捍蔽揚州爲都重地不可安枕而卧乎夫淮揚之海防既足以遏其入則其勢必乘風便直趍蘇松而常鎮次之今按蘇松沿海多港口若嘉定之吳淞太倉之劉河常熟之福山港口凡賊船可入者原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又賊所必經之處似宜特設叅將以統水兵又於其中添設水兵把總二員專伏仰箔營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江洋而警報港口也至於松江則有海塘而無港口若上海之川沙南滙華亭之青村柘林往賊可窟穴者原設陸兵把總以守之而金

山介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浙直衝要業已設副總兵以統陸兵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住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金山而西援乍浦也水陸兵舉内外互恃蘇松無事而常鎮不可晏然耶夫蘇松四郡之海防既足以遏其入則其勢必乘風便直趨于浙矣浙之海防地方惟台溫寧紹四府其間如紹興之三江海門寧波之海外大英湖頭渡台州之青江海門楚門溫州之飛雲橫陽舘皆寇所出入之門而沿海之衛所如昌國如觀海如松門鱗次棊列計其兵刃足以可支無庸添設蓋海邊之人勇敢樂戰固其性然目今三屯南兵多出四府而温台爲尤多且省城雖木一營之兵無不

可以一當十緩急足恃第在各將領加意撫綏耳唯是
舟山一帶寬腹饒衍當全浙之衝不崇朝直底定海廼
倭所必經之地使其據之便可爲蘇松閩浙之巢穴備
禦單弱何以應之大約連舊額三千足矣然後遣一叅
將等官專屯于此以控陳錢馬蹟之險南以爲松門海
門二衛之聲援而觀海昌國二衛又陳兵互爲犄角使
賊進無所掠退無所處且日本國正與寧紹相對[illegible]
失志人咸歸心衆隋擊之不勝矣又安能舍此而爲閩
廣之害也哉凡此數者皆東海兵防而梟兵積倘尤爲
喫緊非臣之私憂過計也若備戰具則火箭以焚海舟
輕車以阻衝突狼筅以禦長刀綿甲以當鳥銃事制出

防昔固有之者而皆爲巳試之規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此預道勝也否則嘉靖癸丑之禍可鑒矣

十二月南京兵科署科事刑科給事徐桓奏太僕少卿張文熙以調四省兵往日本搗巢爲請臣見其策甚奇而難行不得不爲糾正臣讀籌海圖編云備倭之術不過守禦二者而巳未聞泛舟大海遠征島夷蓋巨海中無風時絶少颶風一作天即昏黑舟遇沙灘率皆覆没雖以元世祖之威挾華夷全盛之力加伯顏李木兒之勇率舟師十餘萬遠征日本一遇颶風盡爲魚鱉史書生還者纔三人此其明鑑也卽我　成祖時巳卯浙直會兵大衞殿前邀賊歸路風雨大作飄没舟師以千

萬計夫大衢坊近碭山馬蹟距日本尚遠而邀其倩歸且不可乘危倖功況遠涉大洋深入日本而能取勝萬全乎㩀張文熈疏稱調集四省舟師奮勇擣巢以牽其東歸杜其内犯此正法所謂批亢擣虚固爲良策而其勢實有難行者文熈以爲四利臣則以爲五難兵曰擣巢蓋攻其所必救如孫臏直走魏都而龎涓解圍以救魏是也若日本與朝鮮隔絶大海聲息不相聞而犬羊異類覞屬不相顧攻之未必救也縱顧其巢穴何能牽其東歸此其難一許儀後報稱日本六十六國每國整兵二萬則兵餉百萬矣今住平壤者各四十萬則其精鋭尚多也彼以逸待勞我以勞攻逸如驅羣羊搏猛虎

爾縱能遠涉未必勝而況風波洶湧萬不能濟乎此其難二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四省中惟浙閩去日本稍近而南直廣東不止數千里矣況茫茫大海運道不通兵餉何能接濟又不可隨地而因糧者士能無枵腹之虞乎此其難三頃以通州兵餉道竭人且嗷嗷生怨讟矣況調四省兵遠征日本彼見以為必死之役誰肯舍生以勇往者勢必騷動則生事端外患未除內變先作此其難四閩廣兵數臣不能知若浙直沿海兵多不踰萬爾今每省調一萬五千則必空壘而出防守者何資況倭奴人人能戰而以六萬師搗之衆寡不敵勝負易分此其難五夫此五難皆理勢之易見者既冐海波之險

且未必獲利況風濤不測而欲冒險邀功不爲胡元喪師之續即蹈大衛覆卒之轍矣文熙爲此奏其未深長思乎臣愚謂莫若先聲以奪其氣用間以離其黨迎擊以挫其鋒伏奇以躡其後何爲先聲今西賊殄滅 神武奮揚以捷宣布四夷差遊擊沈惟敬齎帖往平壤宣諭倭將彼必讋服求貢然後與之約曰十年一貢有常期如期則可貢道由寧波有常地如地則可倘倭畏威而脩貢如常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頃惟敬曾以大言起倭敬畏況假以 皇靈之重乎此不戰屈人之一策也何爲用間昔王直誘倭入犯倭王不知也慕生員蔣州爲間使卒擒王直今關白淫暴過於桀紂六

十六州本非心服而豐後占其妻卒西海山陽數國皆生疑變而閩浙中如蔣州者未必無人若以重賞構之得一二謀畧士往說諸國必能斬關白頭立奇功於絕域此以夷攻夷之一策也何爲迎擊臣知倭性最懼急攻蓋窮寇遠來必饑且困苦吾乘其敝而擊之則易爲力昔劉江鎭遼東望寇將至卽令奮擊金線島息倭患二百年今宜　勑經畧整頓舟師於鴨淥江以善艨者望倭船未抵岸攻之或絕其半渡或挫其前鋒未有不全勝者此攻其無備之一策也何爲伏奇臣聞倭善用伏兵之計不識詐敗之機彼善用伏而我以正兵敵之故鮮不敗昔胡宗憲禦倭嘉興令彭盡臣以前鋒迎敵

佯敗走倭其過伏盡起三面夾擊即有王江涇之捷今

宜　勅經畧相度形勢於金復蓋义墩堡中有埋伏處

伏奇佯誘之伏起夾擊寇雖衆必亂勝之也必矣此出

其不意之一策也如蒙　勅下該部覆加查議要見擣

巢五難是否難行臣陳四策果否可行難行者不妨停

止可行者亟爲採用如此則妖氛日靖海波日澄蠢爾

倭奴將草薙而禽獼之不難矣萬全勝算似無過此

二十八年薊遼總督邢玠奏經畧事竣恭進禦倭圖說

敬塵睿覽以備緩急事倭寇朝鮮患在震隣驅之海外

固自長策然內地根本所係海道轉輸防禦所關而朝

鮮之地理與倭奴之情僞尤用兵者不可不知大兵在

外糧餉爲急然其餉或取足于山東天津遼東在遼東

隣近朝鮮陸路可通而山東天津則必由海洋之中非

倚島傍岸則飄泊難收非迂迴旋遶則險阻莫達然又

念此一海道也我可以去倭可以來知其去路則可以

防其來路臨時水兵或迎擊或設伏或追逐或把守往

來風濤識其險夷方可横行海上雖則爲運實則爲防

干係最重故另差官兵分投查勘按島計程中間或港

口空濶可以泊船或水面平淺可以登岸或有暗石或

有龍窩今其一一畫圖貼說由是運人知避險就夷其路

始定在天津則自大姑海口出洋轉而西南由山東海

豐青萊以達登州自登以達旅順自旅順達朝鮮之義

州彌串等處交卸路與山同然而兵屯全慶兩道去此尚二千里則又聽之朝鮮轉運仍覓其海道自彌串抵廣梁自廣梁抵華江華在王京之西接漢江之派一入京之東南可達忠清慶尚彼將彼倭水陸並進以窺王京故凡糧餉之運路與倭奴之入路支流分派旁溪曲徑咸得無缺而防禦亦頗知肯綮矣至于倭奴與朝鮮接壤虎勢梟張吾欲據險而守出奇而勝則朝鮮之道里不可不知諸酋狡詐百出莫可端倪吾欲向隙以倒當機而應則日本之情偽不可不審故各附其圖與說庶一披覽之間知己知彼戰守有據然倭奴非水兵不克而水兵非戰船莫施其功故大艦以備衝犁飛艇以

備遠哨大小兼用勢不可缺而此番東征悉取調于閩廣浙直然閩廣如福滄等船大而堅海洋觸之者碎中國長技也然遠不可來惟浙直稍近故應調者惟有沙船唬船茶船四刻二刻等船且臣初征調時曾令都司季金統茶船二十隻由淮揚海口出洋不二十日直達旅順故臣題令水兵悉由外洋計兩月之間可抵戰所或可收功旦夕乃將領憚于風濤之險由稟其所司必欲由內河一由內河則鐵頭大船率阻于閘內而又另覓商船以來兼之帶運糧餉所至遷延遲至年餘不到臨時與戰者不足萬眾其餘徒有虛名無裨實用臣至今有餘恨也而今亦不必言姑存船式并述道路遠近

遲速之由以爲後日禦倭者考驗懲戒耳夫海防備則根本無虞海運通則軍興有賴察朝鮮之險夷審倭奴之情形然後水陸夾攻以圖進取幸仗　天威震疊將士用命始收完局今海不揚波者已三年防與運似不必言矣但臣私憂過計切謂　中國防九邊之夷如日本久稱强悍乃與積弱不振之朝鮮爲隣且蓄忿含怨能保始終之不逞萬一稍有舉動則若海防若海運若地里若倭情皆兵家所不可廢故查歷年故牒取舊日之已行已試者裒集成帙分爲門類恭進　聖覽并付之梓人以俟後日籌海者考焉然臣又有説焉山東天津尚有留防之兵以備不測至若遼左之鎭江城爲華

夷分界旅順口爲津登咽喉倭不犯則巳犯則首先被兵况全遼處處皆虜無山川之阻隔無墻垣之障蔽城堡空虛士馬凋疲殘虜之入已不能支又安能再分力以禦倭乎故先年各道雖摘派防虜之兵以防倭幸倭未及耳及則顧此失彼必無幸矣故臣謂仍宜于鎮城將見在遊擊一員添其兵足二千之數爲陸營再應再設陸兵遊擊一員兵各以二千爲率其船隻則有水兵遊擊一員旅順口有山東設防水兵遊擊一員仍水兵之遺與糧運之舊此中木料頗便一脩改之亦可足用其器械則遼陽貯有東師之留者一增置之亦不多費聽遼東撫鎮與東協節制又寬奠頗爲東路協

守所當明白申其職掌而責成之仍於薊遼選補知倭
知虜久歷邊方老成之將在此而標下當量添水兵一
千步兵一千有儆聽統領應援而覓奠加一守備專責
戍守其旅順水兵南與登萊往來會哨北與鎮江相援
而陸兵則彼此犄角相爲聲勢倭來則專力以禦不來
則貼兵以防虜朝鮮有急此兵即可護我外藩即今
亦疲于兵革未必即來而遼左空虛每議募兵設防叫
又以防虜是一舉兩得臣善後疏中亦屢言內備之當
議祇恐財力不給付之無可奈何也然防患貴未然有
備斯無患似無可惜小忘大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
酌量爲添設仍通行薊遼天津山東各撫臣逐一查議

設備至于腹裏官兵久不習戰談及于倭猶如說夢若驟一見敵未有不驚且走者故腹裏雖設兵丁似不可不撥羅營中分別委任使之講練前驅庶 神京門戶堂奧無海寇之虞矣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四